

烏盆告狀

張公代告
包公斬國丈

考趕京上

賣花娘子
子遇害

湯



20

25

30

35

40

鳥盆記上
宗富
趕考
遇害



鳥盆記上

87



烏盆記下
包公判斷烏盆

繪圖包丞相斷烏盆傳

盤古初將天地分 幾朝天子幾朝臣
 太祖太宗真宗主 四帝仁宗管萬民
 生聖臣賢天下樂 八方無事罷烟塵
 有一長者楊伯彥 家中富貴有金銀
 七歲送入學堂裡 從師上學取其名
 四書讀得如流水 次第輪流讀五經
 爹娘見他身長大 要與孩兒結配親
 面貌如花十七歲 年庚八字正相應
 宗富取了王氏女 夫妻和順孝雙親
 長者夫妻多快樂 不枉詩書教子孫
 堂上椿萱多大悅 孩男孫女掌中珍
 爹娘堂上親分付 收拾行裝便起程
 主僕二人來上路 清晨離了白楊村
 十里紅樓如錦綉 六衢三市來吟吟
 其時正值大比之年 朝廷差下試官到福州
 號房領題目來高才飽學信手寫來寫成
 分得意到了三場 三篇長策端的有經天緯地之才
 治國安民之學 三場已畢 連夜回家
 龍虎日揭曉 却高中了第二名經魁

幾朝君主多有道 幾朝無道帝王君
 四十二年真命主 佛主天差有道君
 不說朝中軍國事 再言福建福州城
 百萬妻兒張氏女 所生一子在家門
 取名就叫楊宗富 每日窗前學字文
 七歲攻書至十八 五經子史盡皆通
 便叫媒人來說合 本處本里選良姻
 楊公推算多吉利 下禮行聘擇吉辰
 宗富終朝着書去 歐寧縣內老十人
 多年夫妻多和順 生下孩兒兩個人
 宗富年登二十四 福州省內舉科名
 帶了安童楊百壽 伏侍官人共起程
 二十里程穿縣過 百單八里到州城
 尋個店房安歇下 潛心悄悄讀書文
 百壽安童來伏侍 准了福州南建省
 捷報公人來報喜 紛紛鬧進白羊村
 金花綵緞滿紗帽 拜謝高堂養育恩
 一連飲了三日酒 慶罷重陽節又登
 晴和不向前途去 日短天寒怎動身
 玉貞娘子將言說 父母年高過六旬

汴梁城內治乾坤 武官好个狄將軍
 西門市裡白羊村 智慧聰明無比倫
 寫字讀書甚用心 錦繡文章記在心
 長女多嬌王玉貞 初三黃道吉成親
 紅樓白馬耀門庭 後生女子小蘭容
 科舉揚名顯二親 一心要去跳龍門
 果然好座省門城 等候科場選五經

鹿鳴宴罷回家轉 朋友親鄰賀滿門
 次日府中參考試 又參本府家官人
 秋去冬來天漸冷 六十里路到東京
 楊公夫婦心歡樂 可喜孩兒中舉人
 高堂上面排筵宴 賀喜俱來飲杯巡
 宗富心中想榮貴 說與妻兒王玉貞
 父母年高過六旬

烏盆記全本

有女在家多孝順 無伊堂上冷清清
宗富此時多不悅 我妻說恬不聰明
我身安坐家門內 怎得為官做貴人
夫妻恩愛時長久 此去求名只半春
宗富來到高堂上 稟告爹娘二大人
孩兒要上東京去 南省春闈赴選程
楊百萬道我兒既中舉人 理當會試 但是此刻尚早 且過冬待新春慢慢上京 却不是好 宗富道爹娘不知我們邊方海郡 不比中原路近 此去到東京六十餘里 日短天寒 必須早行 母親說我兒要去 再住一兩月何妨 宗富說家中親朋探賈 不便讀書 若去遲了 趕不上科 就趕上科場 手忙脚亂 不便收書 故此早來到東京 尋個下處 習靜攻書 務要一舉高登 及第回家 拜祖揚親 方遂孩兒之志

爹娘見兒如此語 我兒立志果虔誠
宗富上告家身父 收拾家中金共銀
一回到官衙多使費 二百花銀便起行
倘然求得官和職 光顯家門鎮萬金
一到官衙多使費 上司各處要金銀
多帶金銀來上任 不將屈棒打官人
即忙收拾財和寶 百兩黃金十兩銀
堂上雙親安排酒 來與孩兒餞起行
爹娘堂上親分付 我兒姣生聽元因
我兒途中須保重 小心謹慎行前行
妻姣子幼須當念 得第回家耀滿門
吩咐妻兒王氏女 好生孝順老年尊
一家大小都相送 送出家庭女宅門
爹娘妻子多吊淚 遠望行人出了村

山遙路遠程途險 萬里行人兩挂心
自言男兒天下志 聲名須要四方聞
此時不向京中去 錯過三年中不成
那時衣錦回家轉 五夜官誥做夫人
孩兒要上東京去 南省春闈赴選程
全賴爹娘洪福大 管叫奪取狀元名
擇日從容好動身 隨身足用上東京
你今有所不知因 衙門使費要當心
一定貪賍詐小民 有錢方便隨行使
萬古流傳作美名 孩兒立志為廉吏
又兼伴當小楊春 百萬見他心志大
孩兒玉保女蘭馨 二人作伴同行路
未曾久別速行程 一家六口團圓會
求名早去早回程 只因萬里前程大
雙親不必記在心 到京頻把書來寄
待管明年望好音 多則一年少半載
拜別爹娘就動身 帶領家童人兩個
單候春雷第一聲 不表白羊村內事

曉行夜宿投前進 渴飲飢食那住停
過了錢塘江岸口 咫尺西湖是杭城
楊宗富又聞杭州美景 不敢游船西湖 恐誤程途 不免且上吳山 看看城里城外景致 多少是好
正是吳山來玩景 山中多少廟堂門
岳廟左邊人烟擠 英雄灌日二郎神
未知功名能成否 不如拜佛問神靈
宗富焚香點燭 拜問二郎真君 弟子楊宗富 今往東京會試 未知功名若何 如果成就 乞賜上上籤 不第空回 乞賜下下籤 拜告已畢 手拈籤筒 連搖數搖 求得一籤 乃是八十一籤 謝過神祇 向廟主買張籤票 却是下下籤 上面籤詩一首

詩曰 準擬當場出眾群 誰知偃蹇困人才
可憐白玉悲黃塚 却有青天照覆盆
宗富看了 心中不悅 將籤票火中燒了 楊百萬問道 官人為何燒了籤票 宗富說 若依此籤 多凶少吉 百壽道 官人鬼神之事 信之則有 不信則無 土木泥神 有何靈驗 宗富道 神明在上 不可胡言 楊春道 官人功名之事 有進無退 官人是上界文星 自然逢凶化吉 宗富道 有理 天色已晚 且下山回店去罷

主僕三人投店宿 靈廟之下往前行
鎮海關傍多熱鬧 茶坊酒肆振吟吟
乾淨客房尋一處 暫時安歇且稍停
忙叫主人安排酒 現成酒來拂行塵
宗富無心來飲酒 畧飯三杯更醉薰
便喚二人拿去飲 三人飲畢便黃昏
當初只說求籤好 反為求籤意不誠
不知路生凶和吉 未審家中可太平
發寒發熱床中顛 似惹天行瘧病侵
自悔不該胡亂語 廟中冲撞二郎神
天明買藥來調治 病體初纏藥不靈
一連等了三三日 日輕夜重轉昏沈
此人是我家童便 送我會上東京
誰想到此生疾病 耽擱程途不使行
留下衣食並鋪蓋 寫下家書信一封
又存花銀二十兩 若還病好轉回程
店主聞言稱領命 相公請便去登程
感使今朝託付你 晨昏湯藥要當心
只待相公禁歸日 只求看顧我當心
官人當下心歡喜 難得忠良好主人
快叫楊春快收拾 病好帶銀回故里
粗重書箱存在此 担挑輕巧好登程
吩咐安童楊百萬 好生調理病中身
非是我今去下你 功名大事不能停

主僕二人將離別 店家相送出門 前邊馬上楊宗富 後邊行李是楊春 上了官塘忙奔走 崇寧過了是加興
 加興過去吳江縣 早到頴州一座城 心忙不看姑蘇景 過了姑蘇到望亭 行行走過吳錫縣 常州府是古重陵
 重陵又過丹陽縣 看看又到鎮江城 一路行來天色晚 紛紛紅葉落楓林 長江白浪滔滔湧 遠望青山一點青
 主僕二人行船渡 扁舟渡過大江心 長江萬里風波險 只為功名不顧生 過了對江瓜埠月 天長六合到來臨
 離了杭州將半月 行行都是異鄉村 江南處處人煙廣 江北迢迢出路深 村市連涼人跡少 皆自流早各逃生
 連天野草迷行路 半日行程不見人 走過潤州野貽縣 臨羊波上不稍停 主僕行程多日久 未知何日到東京
 主僕二人過了臨淮來行數日 只見寄林迢迢黃葉蕭蕭紅日 寒風扑面楊春叫主人在途辛苦力食担重早下宿店
 宗富道此地荒涼不比江南須是走向前途方有客店楊春道相公我一步也走不動了宗富道此處並無人家如何是好
 舉目一看但見半山之處有幾間房屋叫楊春耐苦前面有人家燒晚烟了快走幾步到前投宿
 楊春一見心歡喜 兩步腳來一步行 宗富馬行來得快 看看轉過半山林 小小茅房有幾間 見一婆婆年老人
 素珠百八胸前挂 口念彌陀不住聲 門前木板盛豆腐 地鋪大小做烏盆
 宗富來到門前下馬楊春歇下行李只見茅舍檐前挂着酒帘上寫白酒豆腐宗富上前便叫老婆婆有賣些我吃婆婆道
 客人天晚了不可吃酒快行赶路過山十里之遙才有客店
 楊生說與婆婆道 小生此際不能行 愿借寶庄安一宿 明早加倍納房金 婆婆便向書生說 秀才休入我家門
 老生須是多行善 一雙兒男不是人 常在此山行凶事 見你行李便起身 稱他未回須快走 鎮前投宿莫留停
 主僕二人痴呆了 唬得驚慌腿轉筋 婆婆說的多利害 怎敢遲挨久住停 拚生捨命向前行 愿脫天羅地網門
 山路崎嶇如磨轉 人疲馬乏怎生行 楊春唬得頭又破 兩脚酸麻血又淋 有一步時挨一步 走一程來算一程
 紅日西沈天已晚 並沒人家與店門 二人走的心中怕 山林險惡好驚人 剛下山岡三义路 兩個凶人似惡神
 二人手執槍和棒 鋼刀弓箭緊隨身 便問何人下山去 黃昏故此在山行 宗富心慌忙下馬 口稱山主大王身
 學生不是經商客 東京赴科選場人 日晚下山尋宿店 望乞寬恕放我行
 二人笑道原來是貴人失敬失敬我們不是歹人乃是山中獵戶又當本州巡捕弓兵見你黃昏到此故此動問宗富道二
 人在上此處是甚地名到鎮市遠有幾里二人說下山二十里才是豪州高辛鎮方有歇處這一條山路險惡虎豹傷人強
 徒出沒地黑天昏如何得到不如到舍下草榻一宿宗富說府上何處二人說回轉山前便是不由分說一個扶他上馬牽

住馬繩一個說大哥你挑長了我替你挑楊春且喜輕身緊緊相隨 未必他人是好心 若得平安無一事 到京還愿謝神明
 也是二人天命絕 遇着凶徒惡煞神 宗富馬上心驚慎 我們乃是弟和兄 趙大趙二人二个 本州獵戶做弓兵
 當時馬上開言說 便問他人姓與名 兩個當下回言答 你不要錢與飯銀 現擺烏盆賣與人 他說因兜多不好 那時再謝我當身
 老母年高八十歲 住在山下造烏盆 你到我安歇去 不要房錢與飯銀 現擺烏盆賣與人 他說因兜多不好 那時再謝我當身
 宗富此時俱听得 渾身立呆少二魂 岡前老母喜念佛 現擺烏盆賣與人 進退無門是怎生 縱然不是婆婆子 也是無端造惡人
 倘然一去遭毒手 主僕殘生活不成 猪羊走入屠家內 重重柏葉決不輕
 只為功名來此地 早知悔不在家門 只得含糊來答應 重重柏葉決不輕
 宗富身不由己被趙大趙二強扯山岡上下山前半山坡下只見茅舍裡面透出燈光趙大牽馬扶宗富下馬趙二挑担入
 庄老婆婆取出燈來見了宗富道這秀才方才借宿放你下山尋宿如何又來趙大道官員既來借宿便是好事臨門如
 何不肯容這等不賢老婆上不敢再言只得進內去了
 宗富聽得如此語 滿身上下冷汗淋 該在此間來受死 如何躲得這凶星 趙大便乃將言說 官人今宵到寒門
 茅屋草舍無恭敬 白酒杯中飲幾巡 趙二道言無好菜 家中有个母雞身 將他殺來相為敬 安排酒果待書生
 兄弟二人相流勸 書生吃得醉醺醺 雖然酒醉心惊战 難識其中就裡情 又將酒飯楊春吃 草房裡面且安身
 宗富叫聲言多擾 明早相謝便起程 馬兒拴在牛房裡 行李挑進內房門 取出鋪陳來排設 草屋裡面點明燈
 宗富正在行囊取出湖縐絹一疋叫楊春送與老母說多稱賢庄無以為敬老母說多謝相公楊春向房主僕二人和衣而
 卧老母叫孩兒這官人有禮某村酒飯所用不多且受他一疋好絹趙大道希罕這一疋絹何用殺了他行李都是我的
 老母聞知開言勸 我兒不必起反心 野草不肥黃瘦馬 橫財不富命窮人 善家衣食三春草 惡取資財六月水
 這個官人來應舉 千鄉萬里到吾門 你把他身來害死 家中骨肉怎知情 人命關天非小可 勸伊且听老娘云
 只等三更來下手 弟兄飲醉且安身
 說這婆婆有二子不只好言且喜他已睡了即忙起身來到草房門外依依扣門口稱秀才官人快行起來走路兩個兒子
 醉睡了起來就要害性命你把行李馬足丟下快快走罷
 宗富聽見魂不在 一脚踢起小楊春 不是婆婆來答救 鋼刀之下做孤魂 行李馬足俱丟下 零碎資財緊隨身
 婆婆引路開門走 不及多言謝你身 主僕二人如飛走 那顧前途路不平 誰知驚動看門犬 牢牢吠得响几声

趙大驚醒叫趙二秀才知覺必逃生 走進草房門開了 不見床中兩個人 馬足行李俱在此 後門開了不知音
趙二說秀才去了也罷且喜行李白馬還在趙大說兄弟不好他必定去臺州告狀你我二命難逃諒他出門不遠趕上結
果了他

弟兄二人前途趕 趕着天還月色明 可憐宗富時當絕 主僕心慌走不停 那曾走得多半節 弟兄走上一雙人
主僕心慌忙開口 伏乞大王赦殘生 馬匹金銀俱奉送 饒我殘生一命魂 弟兄二人心大悅 當時揪住一雙人
我本無心來害你 你自該亡上我門 財也要時命也要 今朝怎肯便饒生 便把二人來打倒 取出鋼刀白似銀
一刀一個頭落地 一雙人害一雙人 可憐兩個無頭鬼 血染山前草不青
趙二道哥哥這二人已死趁此月色就在此外埋了罷趙大說要埋時破土開山還有一會恐有不便此處離了窩不遠
抬進密門且去腫覺

趙大背了楊宗富 趙二背了楊春 未曾走得一箭路 早到烏盆面前存 將他丟在密門內 鎖了密門好轉程
到家且哄親娘母 二人逃走不知音 重新點起明燈燭 開了行裝見假真 人挑担子馬駝物 皮箱鎖了緊騰騰
一一拆開仔細觀 二人喜得笑吟吟 黃金百兩銀十兩 四季衣裳色色新 還有一張走路引 文舉會試上東京
老母見了雙吊淚 可憐年少好書生 弟兄二人重飲酒 一醉醒來天色明
趙大趙二一騰醒了天色已亮將金銀埋在上坑下衣服交與老母收藏二人且牽馬到鉅州將有本州民壯迎接新上任
官主要馬匹二人將馬賣銀三十兩在鎮飲酒大唱回窰將二個死人拽出盤費剝了上下衣服託在窰心將老母託的土
墓烏盆百餘个放在上面用泥封了密門放起火來只見烏烟滾滾烈焰騰騰燒了一日兩夜可憐楊宗富滿腹文章少年
才子一旦化為塵土

書生死於方三日 烏盆燒得已完成 燒就烏盆三五日 挑上山岡見母親 新燒烏盆一百二 母親發賣過光陰
老母便將烏盆數 一百二十好烏盆 三十銅錢買一個 賣得三十六百文
老母數來數去只見多了一個叫我兄當初做就一百二十个為何多了一個趙二說下窰時一百二十个怎麼會多趙大
數了又數看了又看笑道我道如何多了一個那看那不盆兒又歪又缺不正是那個放牛的小廝在窰中頑耍學你杆的
一个人在盆這盆兒用不得只得賣作尿盆
娘兒不曾說的了 來了公公年老人 老漢姓張名必古 無兒無女一生平 六十餘年身體健 高辛鎮住賣柴薪

來到山岡挑柴担 歇下柴薪進了門 便叫婆子趙老母 大郎君與二郎君 向日二郎燒窰器 窰中緊等柴來燒
燒了老漢柴三担 一担柴錢三十文 一担三十三担九 未曾付與到至今 今日幸從庄上過 望乞郎君賜我身
老母說公公本該奉還今日可奈無錢張必古道不多少錢二郎把與老漢罷趙二道你要銀子倒有手把銅錢分文也無
公公道不要取笑既是無錢老漢且去你把烏盆賒一個與我二郎道既相好的老母說道山前山後冷舍家你要盆用送
你一个罷趙大道我弟兄們燒了二日燒成一百二十个盆一个也未賣怎麼就送人趙二說也罷把那一个歪的送你九
十文柴錢另日再來討

老漢接盆多稱謝 柴錢今日且奉存 二手拿了烏盆子 辭別挑柴使出村 來到家中盆放下 依然又去買柴薪
賣了柴兒歸家內 將錢沽酒醉醺醺 無憂無慮耐身老 樂道安貧快也心
老漢想起烏盆忽然自斟自飲拿盆一看只見盆兒又歪又缺笑道趙二不是人送人須好物怎么把只个歪的送我感不
得飯裝不得水只好將來做个尿盆其時天色已晚老漢酒後一覺醒來便要小便下床拿起烏盆正欲溺尿猛然一陣冷
淒風身上寒毛倒豎唬的把尿撒了一床
老漢夜深心中怕 有心邪氣不調停 東邊換到西邊睡 床席弄得濕淋淋 未曾睡得多時候 聽得人呼張太公
張公道又來作怪半夜誰來叫我不要去睬他轉身而卧不覺的黑氣一團盛在身上連叫張公我是屈死之人特為來求
你伸冤

張公唬得翻身起 畢竟年高有德人 全然不怕冤魂鬼 便叫孤魂聽我因 老漢自身無邪曲 並不欺心暗弄人
殺人償命從來有 欠債還錢自古聞 你有冤情你自理 為何纏住我當身 鬼魂愛裡將言說 我是含冤負屈人
虧他老母來相救 三更半夜去逃生 走下山岡才五里 二人趕上不容情 腰刀殺死山波下 抬入窰門把火焚
上打烏盆一百二 尸靈埋在下邊存 屈氣無伸心不死 冤魂化作一烏盆 化作烏盆歪又缺 幸遇張公帶轉程
謀我金銀一千兩 白馬牽來賣與人 丟下父母年紀老 妻姪子幼怎知聞 可憐流落他鄉鬼 求向台前把狀伸
若還報得冤和恨 九泉之下不忘恩

張公听了半晌一声一字都向烏盆中流出張公道怪哉怪哉早間只為去討柴錢不想帶了鬼來道烏盆作怪作怪也你
雖有冤情我的貧苦老漢每日打柴只勾度日那有閒工為尔伸冤烏盆鬼道張公你不與我伸冤我一世也不離你我
你不得安身說話未畢聽鍋叫碗响鬼哭神啼張公無奈說烏盆叫我到那裡伸冤烏盆曰新來本州太守包公你可去

到那里伸冤

張公說與烏盆鬼 新來太守姓包人 他在定遠為知縣 日判陽來夜判陰 能言巧語英雄漢 見了包公唬斷魂
我身年老身敗朽 趙家兩個似凶神 要我見官伸冤枉 怎敵凶徒二個人 烏盆回言不妨事 我在陰中助你身
不要你身來對理 我見官司自理論 煩你帶的州衙去 伸得冤來謝你恩
張公道也罷 我持老命替你伸冤 然此時尚早 我要睡覺 你且一邊步避 休得驚唬老身 烏盆道 公公請睡 張公心無愧屈
不懼鬼神 故此睡到天明 烏盆又叫公公 天色亮了 快快起來 與我伸冤 張公道 晦氣 今日柴賣不成了 帶了烏盆 鎖了地
處 心中想道 沒來由管他則甚 把這烏盆 依舊還了趙家去 罷 正欲東行 那烏盆就有十金之重 張公道 怪事 將他損在地
下 就如鐵打銅交 一些兒也不損壞

張公此際無可奈 只得同他把冤伸 時遇仲冬十一月 新到州官包大人 合肥人氏包文正 他是天差文曲星
初在定遠為知縣 二任州中太守身 二十四日方到任 初一行香出北門 北門有个玄天廟 包公廟內把香焚
進香已畢回程轉 見一公公年老人 手捧烏盆邊旁立 陰風冷氣黑沈沈
包公騎的白馬 却是民壯買的 趙大的馬 來獻與新太守騎坐 那馬見了主人 陰魂嘶喊 悲呼四蹄 亂跌起來 手下拴籠不
住 險些兒跌下馬來 包公叫住馬 那老者手抱烏盆 其中必有原故 快快叫他來

張公見喚心中喜 當街跪倒地埃塵 包公馬上開言問 你是何方那里人 手抱烏盆因何事 路旁立住有何因
張公見問回言答 老爺在上听知聞 小人名叫張必古 高興鎮上住單身 今朝有件冤枉事 不敢街前犯大人
要等老爺回衙坐 伸冤理屈斷分明 包公見說傳地甲 喝住叫帶老人身 一行不住投進城 入了高衙大府門
包公下馬高堂坐 皂隸回衙响喊聲 老爺堂上忙傳令 叫進堂衙伸冤人 張老丹墀來跪下 手中託著一烏盆
手下衙役罵道 不知死活的老漢 你告狀怎樣 帶進那盆子 見老爺 張老道 小人正為這盆子朋友 呀
小人每日挑柴賣 趙大燒窯造烏盆 賒去新柴三担整 無錢討了一烏盆 那知烏盆他是鬼 原是南來一舉人
求名過此高岡上 被他謀死估金銀 兄弟抬入窖中內 尸骨燒灰肉無存 冤魂化作烏盆子 隨了老漢到家門
半夜三更來說話 叫我伸冤訴屈情 若還不與伸冤屈 吵得家宅不安寧 只得前來府前 伏維公相理其魂

包公道不信有此等怪事 且帶上那烏盆來 包爺親自問烏盆有何冤屈 就此說來 那烏盆全無動靜 問之無聲 扣之不語
包公道 這老奴才戲弄官長 念他年長 且饒打趕出去

張公趕出高衙府 手抱烏盆怨嘆聲 在家便有子般語 見了包爺不作聲 烏盆便叫張公道 念我零丁一鬼魂
渾身上下無衣服 不好廳前見大人 我今會中登科舉 須要儒中服色新 取出廳前燒與我 才能見得上尊身
求伊不必辭辛苦 再到廳前稟大人

張老道得又進廳堂 稟上老爺 烏盆說他會中科之舉人 被趙大剝得走身裸體 不好來見老爺 求老爺照舉人服色燒化
與他 他就說話

包公堂上忙分付 後堂即便取儒巾 圓領皂靴並紗帽 將來燒化在儀門 張老又抱烏盆子 包公堂上又問明
烏盆有甚冤情事 我作伸冤理屈人 烏盆靜悄無言語 包公台前大怒噴 無端欺詐皇堂上 拿下胡言老漢身
喝叫手下打十板 張公打得淚淋漓 抱了烏盆堂下去 將來摔在地中心 盆兒摔得聲七叫 驚動衙門一眾人
張公只得將言問 為甚原由不作聲

烏盆說門神戶尉 不肯放我進出 屈死我也 張公道 就屈死你 我也不敢去稟了 眾人一齊聽見說老漢 雖老爺今屈打了
你 你也不可改了念頭 你再進去稟老爺 不信 我們替你來說 就是了
張公此際無可奈 只得堂前又稟明 老爺便罵鄉村漢 三番五次哄官人 張公高叫青天府 苦被烏盆纏住身
他說門神多利害 不放當堂把怨伸 老爺便叫排香案 親祭忠良二位神 烏盆怨鬼來訴苦 望乞容他入我們
說罷了時呼張老 快把烏盆審事因

但見烏盆悽慘慘 的號啕痛哭而來 包公一見道 烏盆休要悽慘 有我在 此為你伸冤 烏盆稟道
告狀靈魂楊宗富 身居福建歐寧縣 平生文學足五車 滿腹珠璣成七步 今秋省試占魁名 主僕來京思獻賦
豈期命蹇遇凶星 黑密岡上程途悞 初逢老母不招飲 恐妨惡子難相怨 不期路會兩凶徒 趙氏弟兄多獵戶
天昏地暗苦遮欄 二進趙家庄上住 老母慈心放夜逃 犬聲驚覺賊人怒 趕上高岡兩命領 可憐血染高岡路
黃金百兩白銀千 四季衣裳細絹布 長行白馬賣花銀 現與老爺乘駕輅 尸骸拾入窰岡內 泥坯慣賣烏盆舖
坯壓双尸窰內燒 形消骨爛誰知顧 屈氣難升怨不磨 化作烏盆多一個 歪缺斜口不成形 送與張公償欠債
夜頭冤魂動老年 煩他早向州衙訴 幸遇青天文曲星 新任堂上臨此處 公爺哀憫念冤情 斬惡除奸明法度
包公聽了 毛骨悚然 怪道馬見冤魂 悲鳴驚叫 原來是他的馬 叫張公屈打你了 叫公差同你去拿趙大趙二 前來正法 張
老道 老爺另差別人 恐怕他後來要害小人 包公笑道 真乃老寔鄉民 問手下本府的馬是誰買的 左右道 是民壯王成 叫

湯

王成當面。這馬是何人賣與你的。王成道。小人用三十兩銀子。問捕役弓兵趙大買的。老爺道。他殺人事發快些。多帶公人。拿他兄弟二人。並贓銀一千餘兩。黃金一百兩。所有行李贓物。照單同寫。一一獻來。如若走漏消息。與犯人同罪。

王成領了包爺令。帶領公差十數人。出了北門忙忙走。高辛鎮在面前存。上了黑窩崗一座。行行便是家趙村。趙大趙二修齋事。家中正念壽生經。公差一齊都行進。捆起他家一滿門。僧人唬得痴呆了。撲起經來一清風。鏡鏡架紗都去了。素菜中飯吃不成。趙大便問因何事。王成便問賊強人。詐賊殺人還賣馬。險些連累我當身。便將鉄尺渾身打。弟兄打得痛難禁。老娘唬得雙膝跪。我是看經念佛人。孩兒作下違條事。不干我事半毫分。公差不聽他言語。打進他家進宅門。親戚鄰人都走了。箱厨翻得亂紛紛。翻起坑前磚數塊。果然埋得有金銀。網緞衣裳俱取出。跨箱行李我个清。趙大趙二無言語。悔不當初聽母親。便把一家入鎖解。又拿總甲共傍鄰。一程來到州衙內。直到台前見大人。公差稟老爺。趙大趙二當面并所有贓物。一一獻上。包爺便問。你是本州獵戶。又當捕衙兵。怎么知法犯法。又圖財害命。從實招來。

趙大趙二將言告。小人祖代是良民。祖父私財衣食足。並非謀害把人傾。只因王成來買馬。不知因甚害吾身。劫掠家財來鎖解。伏乞老爺斷其情。包公大怒。這厮巧言。叫手下與我每人先打四十。打得皮開肉綻。趙大口稱冤枉。無憑無據。証証全無。怎麼就問小人为盜。包爺叫取出烏盆來問。可認得此物。趙大說。老爺烏盆雖是。小人所造。並非贓物。如何為証。包爺道。烏盆你有靈驗。快些說。烏盆開言便說道。趙家兄弟得知開。我身本是攻書子。無怨無仇陌路人。半路阻擋來害我。留到家中起殺心。多虧老母來偷放。又趕前途害二命。主僕二人窰內化。一成骨血變烏盆。老爺不要尋証見。衣箱底下有文憑。趙大趙二聞言。唬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啞口無言。包爺命取過書箱。翻到箱底。只見文憑一張。是福建省的信封文書。是給與會試舉人楊宗富執憑。

老爺見了心不忍。可惜青年一舉人。強徒狠惡傷天理。喝叫公人動大刑。弟兄各打八十棍。又使脚頭又打脚。打得二人昏迷了。長枷手杻一手門。只等伸明來處決。無干人家放施行。叫過公公張必古。多虧老漢証冤情。與你花銀二十兩。把出烏盆屈死魂。將他埋埋深山去。不可再驚感人。張必古叩謝老爺。欲抱烏盆用盡平生之力。端他不動說老爺。烏盆不肯出衙。必定還有話說。包爺問道。烏盆那趙大趙二。不日伏誅。與你伸冤雪恨。你一靈可以超昇。還有什麼冤氣未伸。你可說來。

烏盆上告包丞相。半世為人志未伸。家有父親楊伯彥。母親張氏年老人。更有妻兒王氏女。孩兒玉保女蘭容。一家骨肉懸心望。專望春報好音回。豈知遲死他鄉地。音不通時信不聞。伏望大人慈悲憫。乞令張公送回程。一路陰魂相助。同回家中見雙親。張公年老無兒女。叫父酬他養老田。烏盆得墓先人墓。這般冤情始得伸。黑窰一塊紅泥土。乃是楊春屈死靈。賤魂不敢朝天宰。望乞差人另葬坟。又有趙婆心慈善。三番二次放我身。再不多言惱大人。包公聽了心哀憫。不枉讀書中舉人。恩仇處得分明白。可惜青年作鬼魂。便叫張公聽仔細。烏盆求你送回程。張公唬得痴呆了。老漢年高路怎生。六千里路途程遠。幾時走得回甌寧。包相叫聲張老漢。自有陰靈助你身。還他白馬駝行李。與你金銀共引憑。還與幾張關文牒。帶了烏盆上路程。又過關津江海日。燒其關引放孤魂。一封書到甌寧縣。傳語楊家父母親。給你開田來養老。強如在此賣柴薪。老漢聞言心歡喜。但憑老爺另施行。包公檢點趙家贓物。叫呼婆婆。但是你家物件。你自領回。楊舉人衣物行李金銀。俱與張漢連文憑帶去。另將楊銀一百兩。給付趙婆婆養老。謝你一點好心。趙婆拜謝而去。又令王成即到窰中。起出一塊鮮紅血土。又是楊春冤魂。就擇地在半山內。埋下。趙婆多化金銀。念經超度不提。却說張老領了包大人公文。帶了烏盆馬匹行李金銀到家。中買三牲祭祀。燒化錢紙。祝告烏盆。我今為你到甌寧。送你回。家。一路之上。望你陰靈助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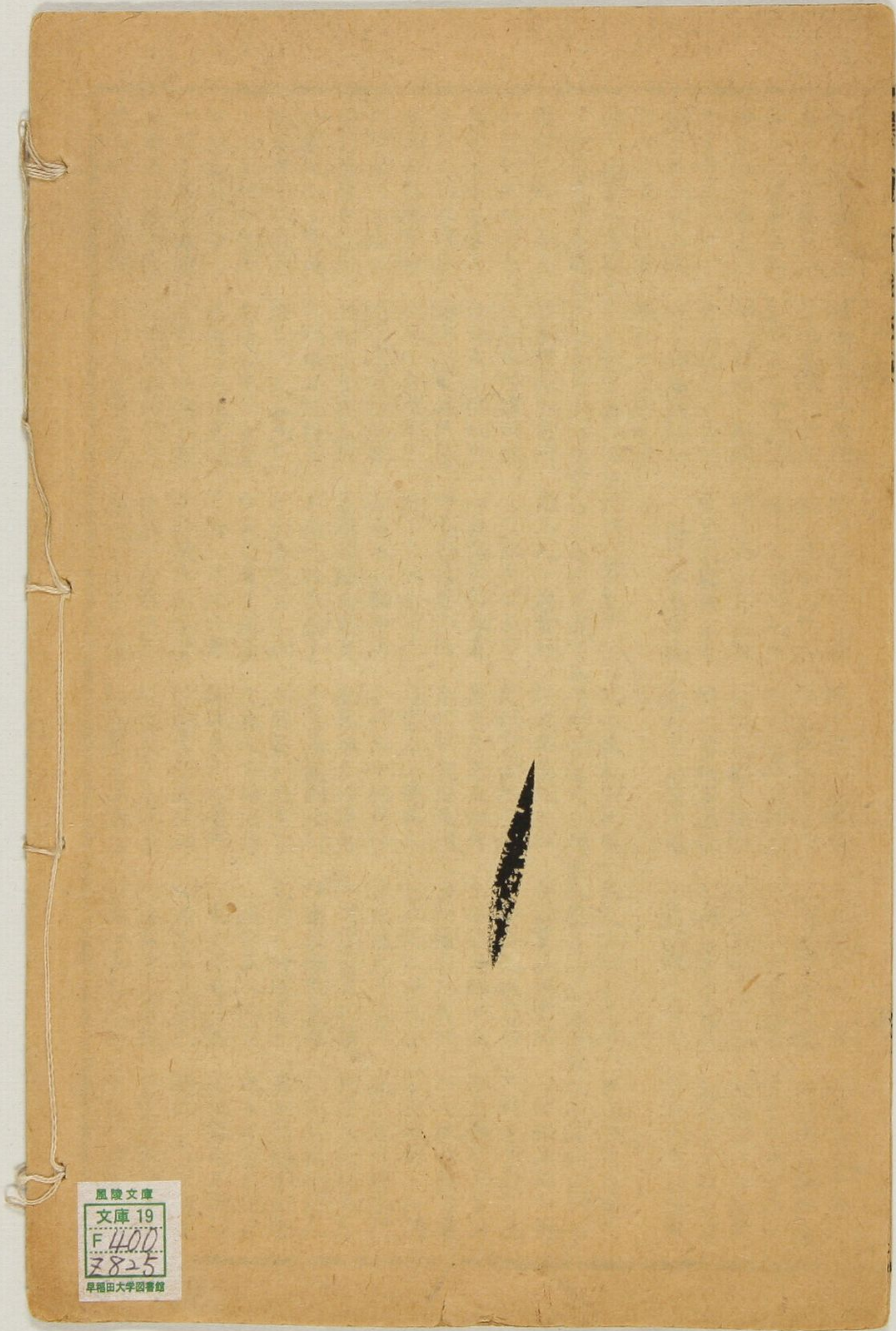
烏盆當下開言道。張公在上聽知聞。累伊帶我回鄉里。得見雙親妻子身。我在身旁來助你。無災無害早行程。但見事情才報你。無事平安不作聲。若還見我雙親面。我家富貴不虧人。養贈你身直到老。九泉之下不忘恩。張公見說心歡喜。次日良辰就起身。馬上抱了烏盆子。文憑行李緊隨身。逢山過險多如意。過水波濤不受驚。人逢順時精神健。馬盼歸途脚力輕。過了長江燒路紙。江神不敢阻冤魂。鎮江過了長江到。常江過了到蘇州。張公烏盆一路無語。直到了杭州。自從起身。將及半月。烏盆並不開言。此日路上無人。忽然有語叫張公。我十月初一在吳山。求得八十一籤。上面就是逢凶屈死。得遇青天。斷出烏盆之事。就把籤詩念了一遍。張公道。果然神明有應。何不同老漢進香酬謝。烏盆道。還有伴當楊百壽。不信神明。得了疾病。留在杭州。未知身死。你可到鎮海樓客店。問坐消息。張公道。今日且他處投宿。到明日進香。却不是兩便呢。

又過嘉湖西湖浙地。西湖又上面前存。張公烏盆一路無語。直到了杭州。自從起身。將及半月。烏盆並不開言。此日路上無人。忽然有語叫張公。我十月初一在吳山。求得八十一籤。上面就是逢凶屈死。得遇青天。斷出烏盆之事。就把籤詩念了一遍。張公道。果然神明有應。何不同老漢進香酬謝。烏盆道。還有伴當楊百壽。不信神明。得了疾病。留在杭州。未知身死。你可到鎮海樓客店。問坐消息。張公道。今日且他處投宿。到明日進香。却不是兩便呢。

張公進了杭州城 鎮海樓過入店門 歇下行李吃了飯 開言就問店家身
 帶一管家身有病 管他養病在我門 我與楊家為故友 將來相問店官人
 當日管家身有病 留他在店暫稍停 過了三朝四五日 天行病好便回程
 若還跟了前途去 却不遭他也斷根 回房說與烏盆曉 始得禍福有來因
 帶了靈籤八十一 分明說得十分明 烏盆說與張公道 悔殺當初不轉程
 謝了神祇忙上路 過了錢塘到紹興 一路平安無話說 走走望見福州城
 穿心二里山城縣 縣西廿里白羊村 不走福州城進內去 不進福州城進內去

却說楊員外。自孩兒考月餘。百壽回家訴說相公求籤下下。小人得病。回來之事。一家大小好生懸掛。一日在門首。忽然見
 孩兒宗富騎着白馬來家。看看走到面前。乃是白髮老漢。下馬便問。此處可是楊舉人家。員外道便是。張公道。楊相公在此。
 楊公見說心歡喜。用手相攬入宅門。白馬見一楊員外。漸成悲鳴見主人。員外驚疑開言問。公公你且得知聞
 小兒今日何方去。白馬緣何轉回程。公公取出公文字。交付黃金共白銀。你今要見孩兒面。只問這個好烏盆
 烏盆常常哀痛哭。合家大小俱吃驚。母親張氏都來看。更有妻兒王淑貞。玉保孩兒和小女。都在廳前聽事因
 烏盆哭訴家門事。悽悽慘慘放悲聲。叫道爹娘要休怕。是你孩兒屈死魂。是趙家庄上遇凶人。當初悔去求名利
 百壽回來他有命。兩人一去喪殘生。過江來到臺州地。趙家庄上遇凶人。臺州太守把冤伸。趙大趙二將兇害
 尸骸窰內來燒化。變作烏盆屈死魂。幸遇張公來伸訴。撫養孫女合孫男。老漢馬能到此村。分明說盡從前話
 望乞爺娘生慈念。好將盆子葬丘墳。不是包公來斷了。老漢馬能到此村。只因名利喪其身。烏盆又叫親妻子
 合家大小多驚痛。向問張公說得真。年少青春丟了奴。只因名利喪其身。又囑堂上双父母。一生骨肉恩情斷
 玉貞妻子双流淚。聲只哭丈夫身。守我全貞賢與孝。將他思養在家門。又謝臺州包府主。願他官爵早超生
 小心來把双親孝。看管姣兒幼女身。多謝公年紀又老。答謝虛空過徃神。忙請高僧並高道。從此歸天不做聲
 快把烏盆來安葬。請僧超薦死冤魂。當時便此排香案。我家養老送終身。又謝高僧並高道。願他官爵早超生
 一家骨肉嚎啕哭。百問千呼總不靈。舊衣好食來供養。我養孩兒得顯名。留成一本烏盆傳。安靈設祭念經文
 再謝張公施仁義。公公休要回家門。妻兒守志多貞節。扶養孩兒得顯名。留成一本烏盆傳。安靈設祭念經文
 後山擇選高原地。奠下烏盆屈死靈。

千古人間作話文



| |
|----------|
| 風陵文庫 |
| 文庫 19 |
| F.400 |
| 7825 |
|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